



【龙门说栈】
希望金融行业能打上几只“老虎”，让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有一片晴朗的天、灿烂的地。

金融反腐：打了老鼠还须打老虎

龙门

金融行业的反腐行动，打了几只“老鼠”之后，人们都在翘首以待“老虎”的出现。何谓“老鼠”？“老鼠”就是指那些被大数据或同事、情人告发的做了“老鼠仓”的基金经理们。比如博时基金的马乐，就是“老鼠”。今年“落马”的“老鼠”较多，主要是因为监管部门利用了大数据的高科技手段。“老鼠”该不该打？那当然要打——过街的老鼠人人打，打了得民心，也将阻碍我国基金行业发展的水清出了行业。“一泡老鼠屎，搅坏一锅汤。”何况是一群“老鼠”，如果不打，他们天天在基金行业这锅

汤里拉屎拉尿，基金行业这锅“汤”，还不得臭气熏天？事实上，早已经臭气熏天了！如今，打了一批老鼠，大快人心。但是，这个行业里还有“老鼠”吗？这个结论不好下。但是，龙门认为，光打“老鼠”肯定是不够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“老鼠”都是些草根出生的人，没有背景，犹如公务员队伍里的“苍蝇”。持续的“苍蝇老虎”都打的反腐行动，效果显著，人人拥护。此乃人民之幸、国家之幸、民族之幸、我党之幸。博时基金的马乐，就是典型的“老鼠”；出生卑微，靠自己的能力，上了个好学校，有幸进入了基金行业，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，终于当上了基金经理。穷怕了，赶快做点老鼠

仓，赚钱小钱，报答父母及亲友此前的帮助。马乐做“老鼠”赚了钱，还不敢花，还会捐款做做慈善。据说他做了老鼠之后，整天担惊受怕，胆子真如老鼠一般小，典型的草根的命。基金经理这个职业，富二代、官二代，是不愿意做的。那是个苦活、累活。干得好，领导多给点奖金，给个笑脸；干不好，基民就骂。仅仅是基民的唾沫，都是可以把你淹死的。甚至，还有基民要上门讨说法，动辄还威胁要卸胳膊下腿的，也不是没发生过。基金公司的渠道销售人员，被亏了钱的基民指着鼻子破口大骂的事，天天都在发生。但是，当基民前几年赚了大钱的时候，也没见有人给基金经理或基金公司的渠道人员送

面锦旗之类的。赚钱是应该的，亏钱就要打要骂。所以，金融行业打了几只老鼠，真不应该就收兵。最好要打上那么几只“老虎”。金融行业的“老虎”在哪里？明眼人都知道，在银行里。比如，管信贷、有贷款审批权的其中的小部分人（大多数还是好的），那可是“大老虎”。他们要做点“老鼠仓”，可谓易如反掌。不用看卖方的报告，不用担心市场的涨跌。再比如银行里做银行间市场的投资人员，每天过手的钱，可不是基金经理几千、几个亿，大小儿科。人家过手的钱，天天数以十亿、百亿计，资金融出融进，券种买进卖出。融谁的资，多少成本融；融资给谁，多少成本融出

去；买谁的券、卖谁的券，多少钱买入或卖出，只要有零点几个BP的“小意思”，绝对数可不得了、了不得。民间都传说，证监会铁面无私、光明正大，不护短，所以“老鼠”就被打了。不过，人们还是希望其他金融行业能打上几只“老虎”，让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有一片晴朗的天、灿烂的地，风也清气也正，使资金真正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里去，让资金成本哪怕是稍微降低点，那么，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就能走得快一点、稳一点。如此，中国梦就能实现得快一点。伟大复兴，金融很关键啊！（作者系深圳金融业人士）



【温酒闲谈】
在新环境下，若经济增长真的回落至6%，效果实际上未必会比旧的8%差。

刺激必陷死路 改革才有出路

温天纳

由于工作原因，笔者需要常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者打交道，而在交流的过程中，不同背景的学者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观点，可以颇为极端及分化。既可以无限负面，也可以无限正面。是否接纳他们的看法，其实并无对与错，近期的一个争论点就是中国经济政策，究竟是新酒还是旧酒好？金融海啸后数年间，中国主流声音一直叫喊着经济增长必需“保八”，所有政策均以此作为指标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自去年开始，中国经济厉行结构性改革后，要保持一个高素质且

没有水份的“八”实在太难了。国家的底线将一步步退下，今年是保“七点五”，日后保“七”、甚至是保“六”都会慢慢排上议程。那么保“六”是否代表灾难？上周五，笔者应台湾地区的金管会与证期会的邀请，在6小时的研讨会当中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当地央行、监管机构、银行、保险、券商、信托等等业界不同的代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也极表关注。目前，环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种看法。首先，有部分人全面看淡中国经济，认为爆发将至，这论点主要是源自外资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，而这类型论点在国外大有市

场，毕竟大部分国外投资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发展。在这情况下，论点越悲观越吸引眼球。中国面对这种论点，可能“不爽”，但是这种论点某种程度上有警示作用，中国的政策会尽量避免相关危机的出现。另外一种看法截然相反。这部分人对中国经济过分乐观，他们认为未来十年，甚至是二十年，中国经济增长都能够顺利“保八”，甚至超越这水平，重新回到10%以上的年增长。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下滑只是短暂情况，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不足，而导致外需不振以及周期性底部的出现。因此，只要中国持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，增长不足的问题就会解决。可是，笔者

认为刺激政策犹如兴奋剂，需要不断增加份量，来维持效果。不过，最终到了某个地步，市场将会麻痹，再无反应，可谓死路一条。最后一种看法审慎乐观，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，长远必定能重新出发，而近年中国经济滑落原因，主要在于经济旧体制问题存在难解的结，在保持稳定，及守住发展底线的原则下，中国经济必须进行体制改革，以解决困境。金融海啸后，中国经济一直依靠刺激政策来维持动力，期望全球与内地经济周期能重回正轨，刺激政策便可光荣撤退，可是这一天不知何时才会重临。如此等，定会失去改革良机，未来经济面临的风险将更大。旧体

制以刺激手段，再加杠杆来维持增长，而新体制以改革手段，再去杠杆来释放新活力。在新的环境下，若经济增长真的回落至6%，效果实际上未必会比旧的8%差。结构性改革若成功，经济模式在新的平台上长远发展，远比靠兴奋剂来吊命的8%来得健康。在新的平台上，产业结构性完成升级，金融改革顺利展开，利率逐渐下降，企业经营环境改善，利润回升，带动股市上扬，生活环境提升，居民安居乐业，政府的管理将更顺畅。改革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，再次刺激将酝酿更大的危机。（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）



【缘木求鱼】
凡是能让人看着羡慕得流哈喇子的传统，要改起来，从来就难得很。

轿子传统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

木木

据说，中国人是极为重视传统的。有些很古老的传统能延续至今，大约就是沾了这个优点的光。不过，传统的传承显然也是有选择的，有的传统就能始终得到不懈的呵护而传承至今，并永葆青春、毫无衰相，而有的传统，虽也曾光耀一时，但历史的引爆点一到，马上就烟消云散，彻底得就如根本不曾存在过。当然，传统之为传统，没有一些初劲儿蕴藏其间，肯定就不行。因此，要想革了某些传统的命，除了疾风暴雨般的涤荡外，恐怕还要拿出加倍的初劲儿来；不如此，在爱传统爱得要命的中国人这里，估计没有哪个传统肯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当年中国人留起辫子、进而升华为一种传统，就很能说明一些

问题。持续不断地杀人恐吓和杀人实践，终于在革除了一种老传统性命的同时，建立起一种新的传统。而新传统一旦建立起来，要以旧换新，一般情况下，恐怕都需要很花费一些气力。不过，如果机缘巧合，尤其赶上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，革起命来，往往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中国人剪掉辫子的时候，虽也有暴力事件不时见诸街头巷尾，但大氛围要比当年留辫子的时候和气得多，没用多长时间，就连遭老遗少们也竟也觉得抱在脑后的辫子很碍事儿了。由此可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是天王老子的屁股。因此，对有些早就不合时宜的传统，显然需要及时清理打扫一下了，比如轿子传统。中国的轿子文化，源远流长，传承

有序。据说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就有了“轿子”。不过，这种“轿子”大约只是在翻山的时候才使用，估计和今天山间村夫抬的滑竿差不多，纯属一种助人的工具，还没什么文化上的含金量。发展到后来，随着文化的大繁荣，行进效率原本极为差劲的轿子，反而越来越神气起来——许许多多装饰物被尽情附加上去，随着轿夫有韵律的脚步，叮叮当当的，煞是好听。不过，什么东西一旦神气进而神圣起来，各色人等就需要严格按照规矩行事——否则又何谈神圣呢？火候一到，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传统，即什么人坐什么轿，一点儿都不能乱来。比如，皇帝坐的轿子，不但颜色要异于臣民，随轿仪仗也要最隆重，连名字都要与众不同，而且，抬轿子的人数也要最多。平常随便坐坐，估计就得16个人抬，外出公干，人数还要加倍，万

一不幸驾崩，人数就得加到108，还得三班儿倒换着来。皇帝如此，各级官吏就更讲究，一级一级的，不能错半分半毫，如果有人有心或无意地搞乱了，没准就能招来点儿祸事。三品以上的京官儿，平常由4个轿夫抬着东跑西颠儿，一旦出京出差，就要再加上4个人。八抬大轿，坐在上面，感觉应该大约跟现在4缸的奥迪换成8缸的宝马差不多吧。不过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，走在土路上，估计“4缸”和“8缸”，在速度上的区别不会太大，甚至“8缸”的估计还要更慢一些，但这也没关系，本来就是纯粹为了摆谱儿，要着急，早就骑马跑了。8个人抬着个轿子，里面坐个人，前后还簇拥着一大堆老百姓叫不上名字的仪仗，上千里一路走过去，那阵仗、那风光，想想都能让村夫野老羡慕得流口水来。

而凡是能让人看着羡慕得流哈喇子的传统，要改起来，从来就难得很，这一点，古代、现代似乎没什么差别。所以，公车改革的进程异常艰难，也就不难理解。此次公车改革，雷厉风行，也顺应了时代潮流，目前看，似乎一切还顺利，但其间杂七杂八的声音还不时就冒冒头儿，这也许就是一种征兆：如果不从根子上动手术，公车改革，恐怕仍将反复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高速公路异常发达，即使一般的国道、省道甚至乡镇“小路”，也往往平整、宽阔得很，“8缸”与“4缸”相比，跑起来还是大有不同，但官员们追求的原本就非效率，在品级、待遇、派头儿面前，此缸与彼缸的差别估计也就差不到哪儿去。但时代毕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，这种东西，还是应该尽早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。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

【言无不劲】
倒霉舅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批人和一代人，他们在这个复杂国度和复杂时代中彻底迷了路。

倒霉舅

李劲

在唐山老家，我有一个同族的舅舅，今年六十多岁。他倒了一辈子的霉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年轻的时候，舅舅身高一米八多，现在不到一米五——他的腰断了，成罗锅儿了。走路时，身体折成九十度，好像在在地上找东西，鬼鬼祟祟的样子像在摸店探地雷的鬼子兵。小时候，舅舅是个孩子王。有一次和另一条街的孩子约架，双方纠集了上百人，一边儿戴着红领巾，一边儿不戴红领巾，两边吧嗒唾沫。舅舅初中没毕业，文革就爆发了，开始停课闹革命，此后没再上学。文革闹到不可收拾，领袖大手一挥，把学生们赶到农村，美其名曰“滚一身泥土，练一颗红心”。舅舅去了内蒙古乌兰察布，三年后回家。没带回来一颗红心，只带回来一身泥土和跳蚤。

唐山大地震的第三天，舅舅离家，失踪一整天。晚上回到家，一撸袖子，露出一胳膊的手表——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他前脚到家，几个民兵后脚就追到了。当场把他按倒在地，打得皮开肉绽，然后绑走了。他妈哭着追出来，央求民兵：直接毙了吧！舅舅坐了五年牢。刑满后，派出所安排到街道办的工厂上班。这时候，他完全变了，蔫了，不爱说话，不爱出门。下了班，拿大搪瓷缸子喝茶水，看电视和广播电视报，也看书，《说岳》、《封神》、《周易初探》之类，边看边长吁短叹。因为近视，戴着眼镜，加上沉默寡言的样子，竟有了点知识分子气息。改革初年，舅舅家经常来一些贼眉鼠眼的狱友，拉他一起跑运输，倒电子表、摆摊儿卖西瓜。舅舅不为所动，偷偷告诉舅妈：走资派派不了，投机倒把不能干，伸手必被捉！开放大潮浩浩荡荡，一发不可收。舅舅硬是不信，咬

牙齿地对舅妈说：你等着瞧！不信你就给老子等着瞧！每一次极左势力回潮，舅舅都欢欣鼓舞，自以为得之。他翘首等待着什么？自己也说不清，落空之后，心中茫然。混到1998年，舅舅所在的工厂倒闭，他下岗了。这回，他倒乐了。这时候，舅舅的僵化思想早已松动，工厂倒闭是推了他一把，他说：我就等着这一天！舅舅气够呛：你十几年前干啥去啦？舅舅倾其所有，开了一家饺子馆。他说：民以食为天，吃是百年的生意。饺子馆开业，舅妈洗菜切菜炒菜包饺子，舅舅传菜刷碗收茶收钱，两人手忙脚乱。饺子馅小了，炒菜盐多了，菜上错了，钱收多了……客人拍桌子大骂，舅舅可怜巴巴地陪不是。诸多经营不善，百年来的生意只撑了六个月，关门大吉。此后，舅舅待业在家，偶尔做点零活，维持生计。大约是2004年，舅舅踏上打工

路，一个人去了温州，成为中国最老的打工仔。他先在一家鞋厂涂胶水，又到一家玩具厂开注塑机，最后，跨界到房地产领域，成了一名钢筋工。打工四年，偶发意外，腰部重伤，伤愈后，成了九十度的鬼子兵。2005年，舅妈给舅舅写信说：咱买套房吧。银行答应借钱，每月还款就成。舅舅不同意。他说：无债一身轻。舅妈写信吓唬舅舅，房价又涨了，怎么办呀？舅舅说：忍住。小不忍，乱大谋。一等八年。舅舅最终也没买房，倒是买了一些6000点的股票。从此更买不起房了。舅妈不敢在买房的事上过分数落舅舅，她也犯过天错。2006年，她托关系，还花了八千块的 Under Table，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，名下的耕地退给村里。2011年，全村土地被政府征用，每家都分到了大笔补偿金，没地的份儿。她悔

得肠子都青了。办户口的事也不能全怪舅妈，舅舅也是同意的，他说：几十年来最苦的是农民，不当农民好，花点钱也在所不惜……我原以为，舅舅的草莽性格加上自学传统的狡黠是有一点丛林生存优势的，又读过几年监狱大学，重拾昔日荣光，成为遨游商海的英雄，也未可知——谁知他像倒霉熊似的，潦倒如此！倒霉舅逢人便捶胸顿足地痛陈自己的倒霉史：该上学没上学，该工作没工作；毛泽东时代胆大包天，差点没了命，邓小平时代胆小如鼠，啥也干不成；没文化时是个傻蛋，读了点书之后，比TM没文化时更傻蛋了。机关算尽，无不错、错、错。倒霉舅不是一人，而是一批人和一代人，他们在这个复杂国度和复杂时代中彻底迷了路。（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）